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尤悔

魏太武率大眾至瓜步，聲欲度江，都下震恐，內外戒嚴。緣江六七百里，舳舻相後始。宋文帝議北侵，朝士多有不同。至是，帝登烽火樓極望，不悅，謂江湛曰：北伐之計，同議者少。今日士庶勞怨，不得無慚，貽大夫之憂，在予過矣。宋傅亮廢少帝，迎立文帝。當亮之方貴，兄迪每深戒焉，而不能從。及世路屯險，著論名曰演慎。及少帝失德，內懷憂懼，直宿禁中，睹夜蛾赴燭，作感物賦以寄意。初奉大駕，道路賦詩三首，其一篇有悔懼之辭，自知傾覆，求退無由。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，稱其見微之美云。

唐太宗謂侍臣曰：張亮有義兒五百人，將何為也，正欲反爾？命百寮議其獄，多言亮當誅。惟將作少監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，明其無罪。太宗盛怒，竟斬於市。歲餘，刑部侍郎關，令執政擇人，累奏不可。太宗曰：朕得其人矣！往者李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，此言當矣。雖不即從，至今追悔。以道裕為刑部侍郎。盧祖尚累為郡守，有能名，太宗召為交州都督。祖尚不行，太宗大怒，斬之於朝。尋悔之，復其官蔭。

張元素出自刑部令史，仕至三品。太宗問元：在隋任何官？曰：縣尉。又問以前何官，曰：流外。又問在何曹司，元素將出閣門，殆不能移步，精爽頓盡，色類死灰。朝臣見之，多所驚怪。褚遂良上疏切諫，太宗曰：朕亦悔此問。

敬暉與桓彥范張柬之崔元暉袁恕已同誅張易之，中宗反正，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曰：二凶雖除，祿產猶在。請因兵勢，誅武三思之屬。暉與柬之屢陳不可，季昶歎曰：吾不知死所矣！翌日，三思因韋后之助，潛入宮中，又與韋后通，內行相事，反易國政。封暉等為五王罷政事。暉等既失政柄，每椎牀嗟惋，或彈指出血。柬之歎曰：皇上疇昔為英王時，素號勇烈。吾留諸武，冀自誅爾。今事勢已去，知復何道！

張蘊古，獻大寶箴者也。除大理丞。初河內人李好德語涉妖妄，而素有風癲疾，蘊古以為法不當坐侍御史，權萬紀劾蘊古家住相州，好德之兄厚德為相州刺史，情在阿縱。太宗大怒，斬蘊古東市。尋悔之，自是有覆奏之制。

劉黑闥敗，斬於洺州。臨刑歎曰：我幸在家鋤菜，為高雅賢輩所誤，以至於此。

太宗令太常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，不稱旨，責之。溫彥博王圭諫，上怒，以為附下罔上。彥博拜謝，圭不拜，曰：陛下責臣以忠直。今臣所言，豈私曲邪？乃陛下負臣，非臣負陛下。明日，上謂房玄齡云：自古帝王納諫誠難！朕昨責溫彥博王圭，至今悔之。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。

太宗遼東之役不能成功，深悔之，歎曰：魏徵若在，不使我有是行也。命驛祀以少牢，復立所制碑，召其妻子至行在，勞賜之。

元宗幸蜀至咸陽望賢宮，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：祿山包藏禍心，固非一日。亦有詣闕告其謀者，陛下往往誅之，使得逞其奸逆，致陛下播越。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，以廣聰明，蓋為此也。臣猶記宋璟為相，數進直言，天下賴以安平。自頃以來，在廷之臣，以言為諱，惟阿諛取容，是以闕門之外，陛下皆不得而知。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，久矣！但九重嚴邃，區區之心，無路上達。事不至此，臣亦何由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？上曰：此朕之不明，悔無所及。慰諭而遣之。

肅宗時，兩京平，受偽官者以六等定罪，重者刑之於市，次賜自盡，次重杖一百，次三等流貶。群臣隨安慶緒在鄴者，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，皆悼恨失身賊庭。及聞希烈等誅，乃止。上甚悔之。代宗時，吐蕃犯京師，急起郭子儀。子儀閒廢日久，部曲離散，至是召募得二千騎，而後收復京師。上至長安，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，伏地待罪。上勞之曰：用卿不早，以至於此。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率，謂其以武人輕已御之，孔目官吳曜為子儀所任，因而構之。子儀怒，誣奏曇扇動軍眾，誅之。掌書記高郢力爭之，子儀不聽，奏貶郢倚氏丞。既而僚佐多以病去，子儀悔之，悉薦之朝，曰：吳曜誤我。遂逐之。

哀帝時，魏博羅紹威以牙軍之逼，召朱全忠。全忠殫八千餘家，其餘散在州縣，攻討悉平，全忠留魏。半年，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，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。比全忠之去，蓄積為之一空。紹威雖除其逼，而魏兵自是衰弱。紹威悔之，謂人曰：合六州四十三縣鐵，不能為此錯也。

後唐周德威身長面黑，笑不改容，凡對敵列陣，凜然有肅殺之風。中興之朝號為名將。胡柳之役，德威欲以方略制之，莊宗迫之出戰，德威謂其子曰：吾不知死所矣！父子俱戰沒。莊宗慟哭，謂諸將曰：喪我良將，吾之咎也！

後唐閔帝殂，潞王立諸軍以賞薄怨望，謠曰：除卻生菩薩，扶起一條鐵。以閔帝仁弱，潞王剛嚴，有悔心也。

後唐張延朗，末帝時以宰相判三司。晉高祖在太原，朝廷猜忌，不欲令有蓄積。繫官貨財，留使之外，延朗悉遺取之。高祖銜之。晉高祖入洛，送台獄誅之。其後以選求計使，難得其人，甚追悔焉。

石晉崔悅知貢舉，有進士孔英者，行丑而才薄，宰相桑維翰深惡之。及悅將鎖院來辭，維翰曰：孔英來也。蓋柅之也。悅性純直，因默記之，遂放及第。榜出，人皆喧嘩，維翰舉手自抑其首者數四，蓋悔言也。

湖北高季興，唐莊宗平定天下，季興來朝。時論多欲留之，郭崇韜以方推信華夏，請放歸藩。季興促程而去。至襄州酒酣，謂孔勛曰：是行有二錯，來朝一錯，放回一錯。世宗謂江南鍾謨等曰：歸語汝主，亟來見朕再拜請過，則無事矣。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，借府庫以勞軍。汝君臣得無悔乎？

江南孫晟鍾謨，使於周世宗，待之甚厚。時召見，飲以醇酒，問以唐事。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，事陛下無二心。及得唐主蠟書，誘邊將李重進，皆謗毀反間之詞，帝大怒，召晟，責以所對不實。晟正色抗辭，請死而已。問唐虛實，默然不對。送軍巡院，更使曹翰與之飲酒，從容問之，終不言。翰乃曰：有敕賜相公死。晟神色怡然，索袍笏整衣冠，南向拜曰：臣謹以死報。乃就刑，並從者百餘人，皆殺之。貶鍾謨擢州司馬。既而帝憐晟忠節，悔殺之，召謨拜少卿。

周世宗用法太嚴，群臣職事小有不舉，往往置之極刑。雖素有才幹聲名，無所開宥。尋亦悔之。末年浸寬。登遐之日，遠近哀慕焉。